

華

讀交換

書叢留學年青新

文學樣怎

著地陸



行發店書經文

前　　言

這十多篇文章都會經在報上陸續地發表過了。這裡所說的一些道理也不是什麼新的理論。只是懷着一點希望，想用比較淺近的話，把閱讀與寫作的老題目加以解釋一番，讓愛好文學的年輕朋友從此摸索到文學的門道。

文章在報上發表時候，曾經有不少的讀者要求把它們印成單行本；也有人對某些不恰當和欠缺的地方給以指正。現在一方面還是本着提供年輕朋友做參考的心意，同時，乘這機會把一些不够妥當和欠缺的地方，給予訂正和補充。因而，把它整理，編集成書，獻給愛好文學的年輕朋友們！

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。陸地記於哈爾濱

目 次

一 文學是什麼	一
二 閱讀為什麼要選擇	六
三 讀些什麼好	九
四 該怎麼讀	十四
五 閱讀的方法	十八
六 寫人	二
七 寫什麼樣的人	三
八 寫工農兵	三
九 到工農兵中去	三
一〇 搜集材料的辦法	二
一一 表現的形式	一

一二	怎樣剪裁	一
一三	關於語言的運用	二
一四	先從那里學寫起	三
一五	關於集體學習問題	四
一六	閱讀與寫作的關係	五

一 文學是什麼

有幾位年輕朋友同我談，說是他們都挺喜歡文學。過去讀過一些『文學概論』之類，裡邊講到又是古典主義，又是浪漫主義，現實主義，……一大串。他們那個主義對於文學的看法和主張到底是怎樣？究竟是那一種說法才正確？希望我給他們講。並且叫我以後給講些關於文學上的閱讀和寫作的常識。

我想，要把文學上幾個大派別分開來講清楚，那是一下子講不完的。不過為着幫助大家對文學的看法有個正確的概念，在這裡就先把各種文學派別的主張稍為提一提，然後我們就把閱讀和寫作的一些問題，一個一個分開來談。

現在，我們就來看看文學上幾個派別對文學藝術的看法是怎麼的吧，他們各派有各派的看法和主張，都不一樣的。下面就是他們的說法：

雅典的亞里士多德在他的『詩學』上就說是：『藝術就是模仿』。意思是說，凡作為藝

術作品的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戲曲，都是仿照着自然的形態模寫下來的。

浪漫派却認為：藝術必須超越在現實生活之上，它和物質、自然，保持着相當的距離。主張不要真實地模寫着實實在在的生活，而是創造出奇異的幻想世界。

頹廢派的詩人波特萊爾說：『詩在詩自身以外，毫無目的，……除了爲着作詩的快樂而作詩之外，決沒有真詩。』另外，他是將醜惡黑暗當作美感來表現的。他的詩集「惡之華」就是表現了他的特徵。

英國的唯美派代表者王爾德說：『這個世界，是由「歌唱的人」替「夢想的人」所造成的。』他主張：藝術的目的只有藝術，美只有美。即所謂爲藝術而藝術。他說：『藝術不是人生的鏡，而人生才是藝術之鏡。』以爲人是模仿藝術而生活的。他還引用了一個例子，說是現在英國人都知道倫敦有霧，但是他們不是因爲現實裡有霧而知道霧的，而是因爲有了詩人和畫家把霧寫出來了，人們才認識了霧的美。

日本的厨川白村的意見認爲：『文學是苦悶的象徵』。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作家們苦悶的發洩，是感情的東西。

至於我們中國，古時候有一派文人是主張：『文以言志』：就是說，文章應該是抒寫感

情，可是另一派人如韓愈之流，他跟這相反，主張『文以載道』：以為文章應該宣傳孔聖人的道德思想，是講道理的東西。

章太炎的見解，却以為：凡是白紙上寫的黑字都叫做文章。

一九三二年有一部份人如杜衡之輩，他們提倡：『文藝自由論』，『永久人性』、『自由的靈魂』、自命為『第三種人』。意思是說，他們既不是右翼的反動派，也不屬於左翼的進步作家聯盟。他們也主張『為藝術而藝術』，不過問政治。可是後來到抗戰期中，杜衡却在香港做了漢奸，參加了汪精衛的『政治』了。

其實，上邊那些說法，除了亞里士多德講的基本上還正確而外，其餘的都是：有的歪曲了真實，有的顛倒了因果，有的貌似而實非。原因是由於各個時代的思想不同，作家們各人的階級立場不相同，影響着他們對世界，對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樣，反映在文學思想當然就有了差別。這點留在後面再另外作詳細的談吧。

現在我們來談談，正確的說法：

談到正確的說法上，使我記起了好些個現實主義的理論家、批評家、詩人、革命的領袖的話來了：十九世紀俄國的一位卓越的文藝理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，他指出：『不是生活按

着文學的準標而前進，而是文學適應生活的方向而改變。』趕到後來，普列哈諾夫也認為：『文學是人類的感情和思想的表現。』就是說：一個作家是根據着周圍的環境生活影響，而又在自己的内心引起他所經驗的感情和思想，然後用一定的人物和故事（形象）把這種感情和思想表現出來，就是文學。

這是說，文學藝術是人生的鏡子。是倫敦先有霧，詩人和畫家看到了，感覺到了，才能把霧繪寫出來。文學藝術一方面是抒寫感情，同樣也表現着一定的思想。不僅是消極地反映着客觀現實生活，主要的應該是積極地指導着現實的前進。這點，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日丹諾夫說：『文學藝術除了使讀者認識人生以外，還教導讀者正確地去評判這樣或那樣的社會現象。』

毛澤東同志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」也說過：『革命的小說戲劇電影等類，可以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，幫助羣衆推動歷史的前進。』

講到這，也許有人要問：『哲學家不也是教人認識人生，教導人去評判社會嗎？它和文學又有什麼區別呢？』

區別是有的：哲學家是借着理論的推理來發表他的意見，文學家却拿人物和故事來表現

他的思想。前者是抽象的，概念的，後者是形象的，具體的。

比如，同樣是批判蔣管區的社會制度不合理，黑暗而腐敗，同樣是揭露着蔣介石特務政策的兇惡，摧殘青年。高崇民，閻寶航，羅淑章等先生是用的口頭演講對我們講道理；可是茅盾却寫了小說『腐蝕』和劇本『清明前後』。在『腐蝕』裡，刻畫了趙惠明、小昭、陳主任和小容，在『清明前後』寫出林永清、嚴幹臣等人物和故事。這區別就是：茅盾寫的是文學作品而不是演講稿。

文學作品的靈魂（特質）就是形象性和典型。倘若缺乏這些因素，那就等於秋林公司櫃檯裏的臘美人，光是空架子，沒有血肉。

至於說，怎樣去分辨文學作品的好或壞，進步還是反動？那就關乎閱讀（欣賞）上的問題了。下一回咱們就開始談它吧。

二 閱讀爲麼要選擇

談到閱讀方面，我們就很容易想到中國有兩句古話：『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』。換成普通的話講，就是說：書本裡頭都有黃金，有玉一般美貌的女郎，讀書的人都會得到好處。事實是不是這樣呢？那就不一定了。

那末，怎麼看法才合適呢？在這裡，我想起『精神食糧』的說法。現在一般人都把書本、音樂、電影、和戲劇叫做『精神食糧』。這是很明顯了：人們吃東西是爲了增長血肉，讀文學作品當然是一方面幫助自己認識到悲喜交織的人生，看到光明與黑暗搏鬥的圖景，從此抉擇生活的態度和一生奮鬥的目標；另一方面可以從作品中學習寫作的技術，增加文學的滋養。可是也正如吃東西一樣，倘不加以選擇，飲食時候不注意消化，大吃大喝，那是會敗壞胃口，損害健康。閱讀文學作品，如果不批判不挑選，那末，其結果，也會把思想弄糊塗，成了睜眼瞎子，迷失了人生的道路。

說到這兒，我記起一個外國的故事：西班牙有一個作家叫做塞萬提斯，他寫了一部書叫做『堂·吉訶德』。那書裡頭，寫的是：十七世紀的一個讀書人，他非常喜歡文學。他有一間樓房全是裝滿了描寫中世紀的騎士生活的小說。他日日夜夜不知厭倦，毫無批判地閱讀着，盲目地接受了那些思想和感情。他逐漸地從現實裡離開，忘却他所生活着的時代正是十七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已經抬頭。而還一味地沉溺在狹窄的書齋，陶醉和響往於小說中的，三四百年以前的封建制度的騎士生活。最終，他騎了一匹瘦馬，帶了一個跟班，學了騎士那一套。到處去實行他的騎士式的打抱不平，除暴安良的『英雄』行動了。由於他看不清時代，不了解現實，所以把旅館當作城堡，把風磨當成了巨人，對它們亂打一陣。結果，鬧了好些笑話，吃了不少苦頭，狼狽回來，不久就死了。

從這個故事裡，我們應該得到教訓，他這種盲目地，毫無批判的讀書而終至招來悲劇的命運，正如說，假使我們今天讀『紅樓夢』而仿效賈寶玉：爲了超脫人生的苦惱而去當和尚，那當然是冤枉得很。

不過，天下也果真還有類似這種在思想上走着冤枉路的人，那就是我們常常聽到被人叫着『書呆子』的人：他們讀了不少的書，可是等他一離開書本，走到現實的生活圈子裏來，

他却顯得那樣『低能』了。主要是他們讀書沒有聯系到實際，所讀的東西，既不是反映着今天現實生活的事情，而自己又不能用今天的新眼光去批判。過去聽說有的小孩讀了『江湖奇俠傳』之類，曾經跑到深山去找神仙。這都是上面說的，讀書沒有選擇，不加批判的結果。

那末，會有人問了：

『選讀些什麼才好呢？』

是的，書太多了，到底那些才適合？那些才有益處？這是必須考慮的。等下一回談。

三 讀些什麼好

上一回我們把爲什麼要選讀的道理講過了。這次該談談有人提出的『選讀些什麼』的問題。這裡所謂『選讀』，絕不能把它和博覽對立起來看的。如果你準備將來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，弄創作或編理論批評。那，對於文學的各方面知識一定得有高深的修養。要達到這高深的境界，起始就必須有廣博的開拓。跟掏井一樣：頭前井口不往寬面闊，往後就無從朝深處發掘了。但是，我們所講的博覽的範圍，可不是包括街上舊書攤的『月圓花好』，『荒江女俠』之類。原因是：那些東西，如果說它的內容，那，全是一些訛誕，離奇，淫污和腐朽的故事。與真實的生活不相干。讀了並不能從那兒認識到生活的意義，看不到崇高的人生的目標。相反的，它往往沾污或腐蝕了純潔的心靈和高尚的情操。如果說它的技巧，那，由於這些作者缺乏真實而鮮活的生活體驗，在寫作上自然就形成了千篇一律——語言的陳腐，結構的公式化。讀者不會在裡邊學到寫作的技術的。除了耗費時間與精神，毫無好處。

因此，我的意見以爲應該選那些已有定評的，真正反映了現實生活，有着社會意義的優秀作品。這些作品最好不要局限於狹小的一兩個作家的著作，應該多讀幾個真正好的作家的東西。這樣，才能擴展我們的視野；從優秀的作品中攝取到表現生活的寫作技術。這個說法並不妨礙你對某一個作家的特別喜愛。你盡管挑選一兩個你比較喜歡的作家的東西來作主要的研究對象，旁的作家的作品也不妨讀一讀。多接觸幾個人吧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幫助你對於你所喜愛的東西了解得更加深刻。進一步，外國的作品也應該學習，那到不是叫大家去模仿那些歐化的句子和故事，而是要學習人家怎樣的雕塑他的人物，學習人家用什麼樣的人物和故事來表現正確的思想（主題）。假如說，你就只喜愛着巴金，旁人的東西都不讀。這就自己給自己關閉了知識的門戶，把眼光和知識弄成淺近，貧乏了。正如一個人坐在窗口看風景，無論怎的也不會比到公園和江沿去看到的豐富。

至於說該選些什麼樣的書，我到是想了一下：覺得東北受日本法西斯統治了十四年，和關裡的文化隔離相當長的一段時間。年輕的朋友對於關裡的社會狀況是生疏的。就說抗戰八年這時期的情形吧，在蔣政權下面的社會究竟怎麼個樣子呢？而在共產黨的解放區又是出現了怎樣的新人物新事情呢？這些，也許大家已經聽到過不少的演講和傳說了，但從文學作品

裡真正感覺到的恐怕是不太普遍吧？爲着彌補這個缺憾，我建議讀讀魯迅小說，茅盾，沙汀等所著的：『一天的工作』，丁玲的：『我在霞村的時候』，柳青的：『種穀記』，沙汀的：『播種者』，『解放區短篇創作選』一、二集。假如要研究創作的新方向，學習運用農民語言，表現農民生活的技術等，那，最好的作品就是『小二黑結婚』和『李有才板話』。最後，蘇聯的『鐵』，『被開墾的處女地』，『鋼鐵是怎樣鍊成的』，『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』等，也是值得學習的。

東北青年有不少人喜歡巴金的作品，其實比起上邊那些作品來，對巴金的作品是不應該花太多的心力放到它上面去的。也許有人說：讀巴金的書感到興趣。這是可能的，因爲大伙都是年輕，而巴金正好是寫些學生知識份子的事情，大家看了當然感到親切。想起我在中學時候，也會爲着讀巴金的『家』而忘了睡覺。當時我也很推崇着覺慧，好像從他那裡分到了力量，對一切現狀都採取了反抗，否定的態度。可是後來書讀多了，生活經歷也豐富了一些，發覺他的書差不多都是寫同樣的情形，反來覆去的看得多了，也就膩煩起來。主要的還是他把我鼓動走出了『家』，反抗着社會，革命倒是挺革命了，熱情也滿熾烈。可是，一出了『門檻』，路就顯得渺茫。到後來我也就慢慢冷淡了他，讀旁人的作品去了。

比如茅盾的小說『子夜』什麼的，從他所編織的故事和繪寫的人物裡頭，使人們看到了寬廣的社會生活。不但認識到中國的面貌，同時也理解到中國的社會性質，找到了不合理的社會的根底。正如一個醫生把病症診斷出來了。即算他沒有開藥方——沒有在作品裡明說怎樣去推翻這個罪惡的舊制度（因為在蔣政權之下，是沒有宣傳真理的自由）。可是比之那些光會憑着感情激動，空喊疾病之可怕，而沒有指出疾病的由來，是前進了一大步的。他到底給人增加了更廣泛的社會知識，把人從狹小的家庭和學校引到廣大的社會上來了。假如你從茅盾的小說理解到相當程度之後，可能又感到他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的解剖，對於不合理社會制度給與各個人的壓力，而鑄成各種人物的悲劇生涯的透視，未能做到精闢的境界。那時，魯迅的書就能夠給你得到比較滿意的解答。讀魯迅的書，更能窺探到深邃而豐富的人生。知道什麼人有着將來，有着希望，什麼人就只剩下過去的回憶，而且表現了那樣『彷徨』。他告訴了人說：『路是由人走出來的。』同時，他指示人跟着勞苦大眾走去。這裡邊他表示得很確定，沒有絲毫遲疑，也沒有半點含糊。

當然，人的求知慾望也是無止境的。到一定時間會要求進一步去探討了。比如懂得了舊社會的病症，看到了應走的道了，但是，道路的盡頭到底是什麼樣的樂土？彼岸到底是什麼樣的

天國呢？這就得從另外的作品去找尋了。在過去的十多年前，我是從外國作品去找的。各個國家都讀過一些。都覺得遙遠而生疏。到最後，蘇聯的『毀滅』，『被開墾的處女地』等，才使我感到了親切。這是新的英雄們進行着英雄的鬥爭，是一個從舊社會的廢墟上重新建起的新社會的標本。眼界打開了，彷彿走到了曠野，看到四外是那樣豐饒而多彩呵，未來是充滿了誘惑的。而這只有走到『曠野』去的人才能體會，坐在窗口的只能看到天邊的幾片雲彩和院裡幾株盆栽的花木，他會失掉知識的獲得，也會失掉可貴的生命。

那末，誰還會迷戀于溫靜的窗戶呢？